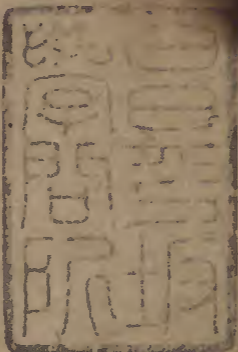


# 麟經新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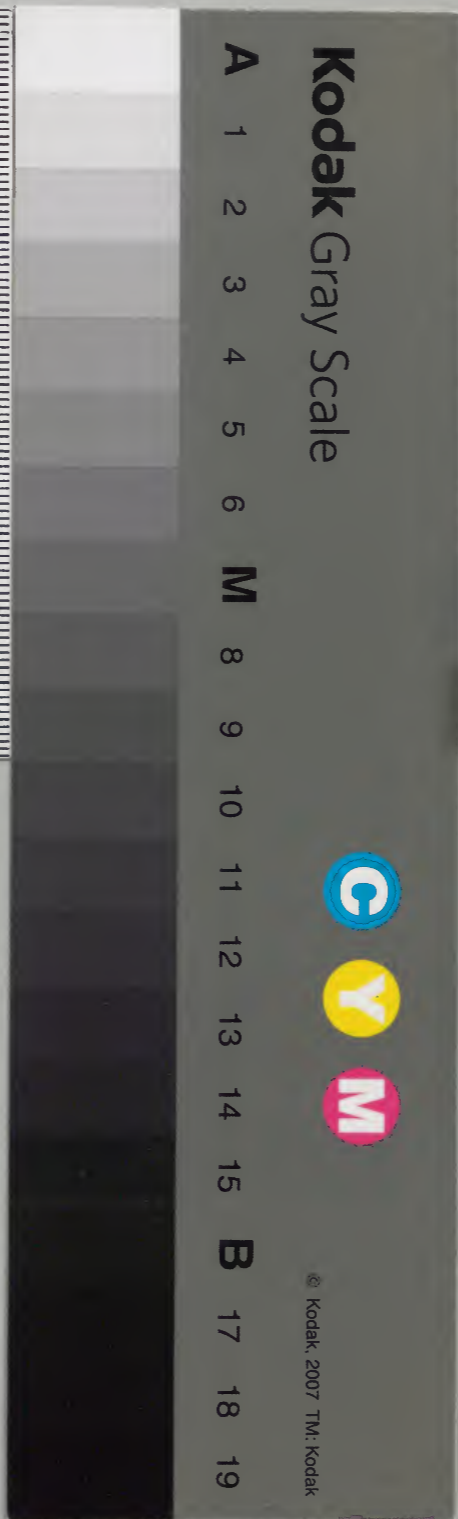
二之四



漢書門			
一	六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三	書
四	九	
七	三	
架	冊	號
(二之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93
冊數	14	( 2 )
函號	275	71



淺草文庫

春秋胡傳卷之二

隱公中

四○取年委

小國秦制而蕪地春秋所惡也

看杞邑也句便見邑為已有善安得強奪之哉此其罪自彰

或曰一段只因本傳善取而推論之非比事以甚其罪然必

本王制方裝得惡出借以昭券亦不妨言入桓與一段固見

管之玩法而穩惡亦有感慨時事意

加入向同但玩法意稍重仍放在末章

取長葛強奪以歸入弱制下或易迂三邑仍似強蕪了

強者多垂則弱者日削矣豈可分為二比乎

年委一洛西汶陽加入向只帶夫

小國蕪地之罪西現經所以待復地者益著矣

此題因取取字之為強奪而因論出本邑之取亦為秦制作

文且將擅取之不可如傳亦未用一二語收歸管上便是

不宜用倒傳法

○洛西汶陽

春秋兩罪望國之擅正本意也

所謂正疆理者不但請命于王蓋既考于建邦土地之備其

本邑與復之可也非本邑與則有與繼之義所謂正也與正

壬桓王四年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弒  
成元年四年蔡宣三十一鄭莊二十五曹桓  
三十八陳桓二十一杞武三十二宋殤  
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三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音註 年婁杞邑  
此伐國取

邑之始 杞音起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

強奪其土故特書日取以著其惡或曰諸

侯土地土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

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

多蕪斫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

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

春秋左傳卷之二

其本正字相應本猶言源委謂地所自出非本邑之本亦非以正已為正本蓋列國之土地人民皆本于天子奪人之邑不知有周曹魯固也復已之邑而不請于王是亦不知為周之邑曹亦亂也故曰不以亂易亂

取年姜 會曹伐

春秋紀兵好西明王制之不可亂也

王祿班爵合祿因九等之位大司徒掌之爵有九儀之次大司馬掌之

取濟西 取汶陽 取郟 取郟 加取郟 比郟防傳

春秋之書取於地而亦書取於邑以不請王命與奪人無異故特舉其本耳郟防取邑也滅國而亦書取於邑以舉人宗祀較

蕪地尤甚故特諱其惡耳

遇清

內外托遇以簡禮春秋之所惡也

遇者草次之期是解春秋之遇正與下文不期而遇相及私為之約正解期字此句極重私為約自然意遠主矣人君相見或會或盟必有主者若各以事出則遇于道毋不及備禮而又不散廢禮于是乎制為遇禮以近為主遠為賓稱先君以相見禮雖殺于公盟而實出于恭肅之心春秋之書遇者皆是有事相會而廢夫禮文之煩故私為之約若出于不期者然其志欲從簡又難肯專主故曰莫適主也不知遇不可先約既有約則約者便是主見約者便是賓有賓主便是會不與則有玉帛禮文之盛而禮豈可簡也所惡在簡禮所以

可惡在簡禮禮欲字上正對恭肅之心字看一曰無國君之禮再曰與人君相見之禮君字亦要重蓋惟國君決不可與也收書及書法彼此字反賓主字者凡書遇者即上志內之遇志外之遇非另一書法如凡書盟凡書會凡城之志類皆是論例非書法也

遇清 齊會

春秋詳內外之遇而皆惡其簡禮也

七遇各要現其所遇之故然該知其至不期者然渾渾化入其中若叙叙起則文雖腫矣二書法依傍提收彼此尊卑四字要挑別正見莫適主也

只遇清遇重同○或舉齊梁丘同

禮庚乎古者可記信近乎古者可予

古者不期而遇者若結言而退禮與信皆人君之定國家正

○渴者 桃丘弗遇 汪氏題

知禮與信之重而遇不遇皆記也

四國伐鄭

經首序大國之兵誅法之法也阻兵修怨勿命可也狄云姑且勿命正以其弑君之罪不可不討耳于濮傳州吁二月殺君數句正與本傳相承演玩不但責他黨惡臣是責以討賊也義現可但已矣及告哀公云雖不覺亦不為有罪也惟不能討而又覺其便足助他

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于天子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音 問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音註

稱臣弑君臣之罪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于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于端本清源以衛詩

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諺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日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音註 蓋子 忍反

夏公及宋公 殤 遇于清音註

清衛邑此特相遇之始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于古之不期而會也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音註 適丁 歷反

為惡而誅討者所必先治矣。頃知誅。所以誅。吁。玩傳末。誅。亂。臣。數。句。全。在。謀。吁。意。上。蔡。

春秋兩變首惡之例。而黨惡貪利之戒昭矣。

州吁主兵以宋首惡。淫邪。晉獻主兵以虜首惡。違忠言。蔡。現。魚。亦。主。說。和。說。違。忠。言。孔。子。告。哀。公。晏。子。告。景。公。

經於貴戚專兵。深譏縱權之戒焉。

要者不義字。若義而固請。未是無君也。全。重。必。字。蔡。說。命。曰。說。縱。權。不。不。樂。然。以。聲。已。使。主。兵。而。方。舍。字。宜。玩。正。畏。及。時。早。必。意。去。其。公。子。若。曰。羣。子。今。日。已。非。先。公。之。子。矣。

加四國伐鄭

春秋詳紀會伐之兵。而誅討之法。戾矣。一。伐。主。罪。向。帶。過。只。重。定。賊。上。四。國。及。羣。並。罪。惡。之。極。字。取。重。安。描。寫。玩。傳。末。詳。討。亂。臣。之。法。戾。矣。句。亦。須。在。誅。吁。上。發。意。諸。侯。之。師。既。出。羣。往。會。七。只。一。次。伐。鄭。所。以。再。序。為。重。

加四國伐羣師。總叙同車。

春秋特詳于美惡之大者。無非為大倫計也。

主其中必有大美惡句。上定州吁孔子討陳恒。下定袁王孔子美管仲。

出會伐鄭三師。城邢同。再書三師。正與再序四國。照應有。

會伐鄭 秋七月

宋公 蒚侯 蔡人 衛人 州 伐鄭音註

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于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先。必。治。其。黨。與。之。法。

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擬題至此。可發一嘆。○或出春正月。桓二不書王。為討桓代上。此尤怪。○又或換六月。而楚子。陳討舒。

兩現春秋化工之毫。而誅討戾矣。

傳俱有。登。范。化。上。語。

兩現春秋復詞。而黨惡。蔡防之。罪著矣。

春秋繁詞。以紀兵好。為大。分大。計也。上以詞。而義。精。開。起。下。以。紀。約。而。志。詳。開。起。

紀外君嗣位。而擅置專立。若皆罪焉。

晉雖諸侯之子。至可乎。一段。乃責晉責國人之公案。未有為子二句。亦兩跨之詞。非。章。屬。晉。說。宜。混。作。中。畧。分。德。結。二。書。法。人。衆。詞。亦。要。提。明。當。時。衛。桓。見。弑。晉。乃。桓。梁。內。每。所。承。其。勢。也。傳。特。因。其。上。不。稟。命。而。例。及。之。耳。

為臣子者。必有所受。而後可也。

未有為子二句。亦不宜搭題。以莊公即位。胡氏謂其內。每所承。乃以始生為受之。父。殊。誤。小。邾。亦。非。始。立。而。實。命。也。上。或。文。即。位。下。或。會。城。濮。召。伯。賜。齊。侯。命。踐。土。策。命。晉。侯。為。侯。伯。或。出。公。如。晉。成。三。成。公。嗣。守。不。朝。周。陽。生。入。遠。父。會。慕。茶。

秋 羣師音註

此大夫專將之始。羣音輝。

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音註 從才 用反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羣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鄉者。其植根膠固。難御于異姓之鄉。况羣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之。于。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于。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自立上題尤謬

力○觀魚  
內君矣政而遠遊春秋特記之也  
引晏子言明諸侯出必有事以見公之出為非責其不朝  
王勤民也遠字亦要挑以國政如朝修其禁令云云為之辭  
指畧地向撥款不充全在又為之辭上見蓋明知其非而故  
假之更無足以坊公之款若矣禮款字極重夫抵人君以禮  
制欲則治以款收則亂所以既公不免鍾巫之及一觀魚  
小節而文定謂鍾巫之及寃胎胎為何苛激切按古天子  
委冬會漁師取魚先卷寃布此時當存魚因而聚觀之非也  
河陽如京

現巡狩述戒之事而知慢遊非也  
二此皆言當于巡述之典不可出○下加會伐主合寫河陽  
傳  
或出滕薛朝王所長昧巡述之義  
君不輕出惟王事民事可也  
王所入部  
題出入部意乃指鄙人籍籍亦牽強較他比稍可姑存之  
此皆題只是借此發傳全要說得非此不出意醒不貴實義  
至重或易公如京晉侯伐衛則成公與晉襄襄亦專為朝王  
而出或奔母主通王貢黃父主謀王室則本傳又明指朝王  
而此俱據  
民事或易城楚丘主衛文星言風駕稅于來由事見詩與本  
服何干或衛人伐邢主衛文所審莊子之言因民早而與師

君不輕出惟王事民事可也  
王所入部  
題出入部意乃指鄙人籍籍亦牽強較他比稍可姑存之  
此皆題只是借此發傳全要說得非此不出意醒不貴實義  
至重或易公如京晉侯伐衛則成公與晉襄襄亦專為朝王  
而出或奔母主通王貢黃父主謀王室則本傳又明指朝王  
而此俱據  
民事或易城楚丘主衛文星言風駕稅于來由事見詩與本  
服何干或衛人伐邢主衛文所審莊子之言因民早而與師

會宋公 陳侯 蔡人 衛人 伐鄭  
春秋正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  
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  
費詞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  
大美惡焉四國會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  
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  
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  
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  
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 殺州吁于濮  
石 濮音卜  
陳地也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  
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  
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  
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碯謀  
之而使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  
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

○觀魚 咸丘  
段干不  
與將與漁獵皆春秋所記也  
伯莖之戒癸園遊于逸周公之戒成王罔淫于田

○觀魚 咸丘  
段干不  
與將與漁獵皆春秋所記也  
伯莖之戒癸園遊于逸周公之戒成王罔淫于田

○觀魚 咸丘  
段干不  
與將與漁獵皆春秋所記也  
伯莖之戒癸園遊于逸周公之戒成王罔淫于田

○觀魚 咸丘  
段干不  
與將與漁獵皆春秋所記也  
伯莖之戒癸園遊于逸周公之戒成王罔淫于田

○觀魚 咸丘  
段干不  
與將與漁獵皆春秋所記也  
伯莖之戒癸園遊于逸周公之戒成王罔淫于田

○觀魚 咸丘  
段干不  
與將與漁獵皆春秋所記也  
伯莖之戒癸園遊于逸周公之戒成王罔淫于田

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  
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  
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  
吁二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  
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  
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  
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音註 碯七 畧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音註  
桓公弟  
宣公立

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  
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衆謂宜  
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  
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  
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  
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  
也未有為諸侯  
而不受之王也

齊東野語

春秋卷之二

之稱師子折於其盛如城刑之稱師也稽其類即若暴稱師如陳滅蔡之例耳即將城陳蔡事累句倒入城如巢末微云失道至此雖次即之無名也况城刑之美可

例耶

次即 城刑 滅陳蔡

此詩題只於明經例不重事實三段作以本段起微

怪犯用衆一於其盛一著其暴也

上不稱師不足張其恃角運衡之勢下不稱師不足表其志力厚遲之蓋矜字對著字者是春秋張大之也

出入城刑同但倒轉

○入即 滅陳蔡

春秋重用衆而殘民殘夏均罪焉

以著其暴越下分別出二暴字來

入即 盟唐至

稱師書至上下各有一段亦搭標然字大味

考官

春秋正望國非禮之祀以定分也  
正其仲子之名而立宮之非禮自見然非禮全重嫡妾上命非命而制也亦不當泛命嫡妾演要後阮公探先君之邪心以成仲子而定桓公之為非方切必正得仲子之為妾方必得阮之為讓必必得阮之為讓方顯得桓之為逆如未須以全語發之正名曰仲子之宮正以其非常而書非二書法

婦謂 考官

春秋于妾母而因事而正其名焉

旧主上責惠下責阮愚謂此題不必分作宜將惠公款以惡之妾為夫人二句叙起即點入周以夫人明之嘗以夫人宮之倒在此人正名上重懸定必而以阮公相探之實亦矣二句四反取說明至人意思

考官 夫人至 首止 蔡丘

別嫡妾別君臣立意亦大但上二此存後參差不合傳語耳

○獻羽

春秋因事而明崇樂之僭正大典也

別宮向重重明前此用八之僭言前此僭下的亦未嘗單今特以別宮故降耳自成王說來故曰前若說獻羽以前之僭則今日群查豈及六乎玩成王賜數句不再罪阮公大典要發明樂以功上下現未流上下每以正見今日不可

加考官只照別宮向如單不以以禮樂合

○秋羽 焚子圍郭

春秋明前僭而畧小則大典大倫均正矣

上原其前之僭况群宮仍用八乎下原其前之善况今日即

退師乎

○秋羽 稅賦

春秋于望國而損樂而明前僭因加賦而增新法

俱在初字上發上追其用八下度其取二俱有流弊

○秋羽 作三軍

○秋羽 稅賦

春秋于望國而損樂而明前僭因加賦而增新法俱在初字上發上追其用八下度其取二俱有流弊

齊桓王五年 齊僖十三 晉鄂六奔 衛宣公死 亥二年 元年 蔡宣三十二 鄭莊二十

曹桓三十九 陳桓二十七 杞武三十

三 宋 殤 二 秦 文 四十八 楚 武 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音註

棠魯地

齊景公問于晏子吾欲觀于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瑯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傳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音註 放上 聲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制者弒逆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寔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下世不能改失位而見殺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于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王終大事也必干正寢而不殁于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春秋于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于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賤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道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邾音註

邾小國音成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定也有若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

春秋于望國用樂而正大典要兵而謹大祀

曰初曰作全人不勝其傷前應后之意樂制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兵制大國三小國二小國一

皆含中軍大意同降者別官之故未卒備也含者中分之策

亦復右也

主明其前之備在其次之吹然上此非獨前備後亦未卒加

此五意欠安

○鄭鄭伐宋 經紀兵而先小國明有事也

傳原多罪鄭無只善他主兵之變而果自見不必復善首惡

之服且鄭既主兵自當首叙非理人特先之以誅首惡也州

吁一及又因首叙能命出去以此此說不必入善

○四國伐 鄭鄭伐 梁丘 春秋變常以紀去兵非據亂之法可例也

梁丘功班存命過重鄭主兵作以州吁告鄭事一段在後

仍撤首叙 梁丘比易齊鄭如紀同出石門不知盟會以主者先此猶

非盟乎 梁丘 盟貫 陽谷 侵蔡伐 春秋循禮紀爵尤因事以重主者焉

○遇垂梁丘同會救鄭桓公主兵

經序諸侯之爵次因常疫而異法焉

上下股既相考分作亦可將得禮字事字透則常疫自明不

重事也 郟出胥命伐郟未安蓋胥命齊衛皆侯若命周制異姓為后

則齊反不當先衛矣伐郟雖曰宋主兵然宋之莊序合在齊

先二此俱誤 下或塔伐鄭盟戲晉先宋不如齊宋相形顯

○盟貫 陽谷 侵蔡伐 春秋變例以先諸侯以事之有所主也

盟會征伐皆天子大權自諸侯主之便是變了不取入王降

而伯特語須知此盟會侵伐皆有主自居先此聖人有意

先之 伐宋知先鄭戰紀齊先宋北杏 盟出俱齊先宋

同上亦不必兩大開戰紀比或主先紀非也紀侯鄭伯侯自

應先伯 只知鄭伐比杏同 四國伐 鄭鄭伐

春秋紀物與而國之所重可知矣

城丘 告宋 國以民為本二句串說却就頓命豈可擬題○上或易入成

用中築即圍速成師還久投下或易大與麥禾○或上易三

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國 鄭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 德政固本恤民而毒眾臨戎入人之 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鄭者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音註

仲子桓 母也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 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 以為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孟子入惠 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 之非祀也故因其來賄而正名之曰仲子 之廟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 夫人乘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寔辨矣 桓公篡弒之罪昭矣有則以氏繫姓以姓 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 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 官廟非志災 音註 適音嫡 為去聲 失祀則不書

初獻六羽 臣公五年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 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于以 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 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 禮樂備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 用于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祀其後群公 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 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諸侯僭于上大夫僭于下故其末流季氏 八佾舞于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 辨矣聖人因事而書 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儀 邾人 伐宋 殤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石 釋憾于宋敞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鄭

國伐宋者兵下易盟蔡丘无道入朝藉藉是知所重

卒 觀魚 郭公 其及宜矣即見魚傳休言鍾巫之及宜宜昭傳以容形主作不可對

○伐鄭圍長葛 大國以重兵加無罪惡可已也

殊亂討賊句不必暗指州吁傳只就圍字上命言圍乃重兵必殊討方可長葛鄭邑鄭未有亂賊也何罪而圍之乎言外便見其為忌焉故無疑矣玩本傳惡字正與取長葛傳惡字相應則主忌焉說亦是但本傳未露此意宜照何罪乎口氣

○圍彭城 矣疾圍蔡 以重兵而竹殊討國其宜矣 魚石亂臣蔡獻賊子幽雖此亦借題發意全以本傳口氣為骨

○圍長葛 圍彭城討魚石 禽環城之兵狀有罪不可加也 倒本服作只可說長葛無亂賊不可說子馬非亂賊

下易矣疾圍蔡蔡無稍可也圍皆不切亂賊或易執曹婦京雖殊討然非圍也或易執慶討彭圍宋方亦時 圍長葛 取長葛

詳外兵攻取之寔而其惡彰矣

金重圍上發揮取亦根圍來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而后已勿以圍取分点如單作亦勿誤下傳理法字

○圍長葛 取長葛 戚下陽 批虞公 經於肆暴貪利者皆詳其事之始終以見罪焉 以書法比下書戚下陽于始而記批虞公于後

六○輸平 強國以利結成悖于義矣 駁鄭只在輸字上輸訓納納字當不得利字所持以納此

字可見枋防事叙後便叫破新罪方實但須渾會前要勿似全出為媿番王室便是義此句極重正與利成反者主于義便無損已益人之事起羣生媿之端是乃平也

○圍長葛 會伐鄭 伐宋 圍長葛 輸平 枋防 強國以利初釋內怨春秋所以取之也 以上五比叙起納成之由即以末二比照破利字如單斷○

去末二比同 春秋取強國之結內以其成于利也 下二事叙便說明切莫一頭兩脚由後事皆以利往來全

○歸枋 入枋 伐宋 枋防 此義見得今日是以利相結非謂今日之平即以二事許

○歸枋 入枋 伐宋 枋防 此義見得今日是以利相結非謂今日之平即以二事許

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蟪 音註 蟪音

蝻食苗心曰蟪食葉曰蝻食節曰蝻食根日蝻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蝻蝻害稼也春秋書蝻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于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 音註 蝻莫侯切 世也 音註 去上聲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彊卒音註 彊音侯反 魯大夫也

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寺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 音註 稱去聲善善至于忘國一也其及宜矣 音註 上善去聲

宋人 伐鄭 音註 長葛鄭邑此 書圍之始

圍者綴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

甲桓王 六年 音註 齊僖十四 晉哀侯光元年 衛 子三年 音註 二蔡宣三十三 鄭莊二十七 曹



強國而委地于內而利交可知矣

全以輸平為主斷他平以利不以義不可復于二字上尋語

強國以利結成愧于主義之信矣

現盟度會開傳俱云春秋貴修睦不貴盟可見盟與修睦不

同此題亦認

麻城有鄭母通王負新城外借夷借題即曰盟蔡丘明蔡

丘要言曰蔡王室題也搭一比尚未確况脫出二此兵盟蔡

丘踐土題又或主慶宿二傳脫合九誤

輸平 公防

春秋尊王故于利成私合者均貶焉

上非蕃王室以八枋卻防証下非奉王命以中丘卻防証

輸平 盟柯

春秋命怨之事一取之許之也

上以然則善之乎起下以世仇而平亦起易世對乘間橫

夷狄尊天王對八枋却防

○輸平 盟貫

事有美惡而平與盟勿論也

上以平雖春秋所善起下以盟雖春秋所惡起

出盟魯宋莒平子及題意同

利交謀外之寔即事知也

知云

○秋七月 齊侯

齊侯之隨費顯或在書以上論如伐山戎傳之獻捷類俱

不與此搭

○秋七月 齊侯

春秋時見天之四德備書見人君當行此四德即理也則

天人合氣分明是德合德合而行政自與歲功合矣全重不

息上作文只書天人一理而法天意自則不必另詳如何法

天雖統說四時亦須婉轉在秋上論方與四此題有別王月

謂王若應時出治之月如月令是也春令布德和令行慶施

惠夏令積後遂良行爵出祿秋令選士厲兵誅暴刑亂冬令

固封倫邊命將葬武此亦順時申飭非拘定公時行公政

全出春正夏四秋七冬十破意俱同但四時平齊

○秋七月 齊侯

現經紀時表而知天人一理君初一心也

皆就至八意思作文上望君用春夏秋冬周易下責相用治

教政刑虞史

○秋七月 三不兩 六月兩

春秋示君道法天運而同民情也

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

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音註 和而不盟曰平書輸平

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

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

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于魯

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

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

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

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

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

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

有用間可乘之際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

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

者以利相結則賤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

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枋而魯入其地

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

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

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

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

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

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

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音註 艾齊地

此齊魯

交好

之始

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

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

春秋雖無事首時遇則書一時不具則不

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

天人一理君民一心下边仍主圣人意思說

秋七月 不告月  
聖人修終有欲君法天以立政有欲君奉天以謹禮  
上德不可闕下禮不可廢孟秋之日天子戒路而迎秋于朝  
還反設賞罰于朝月朔之日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闈月  
則闈其左而居于門中  
○後七月 無冰成元

聖人而有所以明天之理一也  
春夏秋冬悉書明四時不可缺一也兩電冰雪悉書明寒暑  
不可缺一也上以行四德言下以全五德言  
秋七月 完盟 歸三田  
原上天人一理物我一存但下自聖人身上說恐不整義有  
以天自勉句  
秋七月 獲麟  
下傳只有下天相應之際誤矣無天人一理句且對亦難整

取長葛  
大國玩法蕙也春秋本天理以誅之也  
王朝列國歸人只于起處出過玩傳以王法言曰不可勝誅  
是誅不盡矣待命矣此以天理言云云穆公以下只以天  
理責他縱幸免于王法而華替之禍終莫逃于天理矣不善  
之積以字輩有味直書于策是書法  
四國伐 鄭鄭伐 圍長 取長  
現大國稔惡以用兵而不善之積著矣  
以天理說起將上二比昭傳輕之提過見宋濂鄭傳松倒

取長葛  
取長葛 八許  
春秋兩犯用兵而親之尊之義明矣  
上以王法言云云以天理言云云下以人事言云云以天道  
言云云俱一事說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思馮下重王  
取長葛 言汝陽  
春秋重分地而取之非皆罪也  
上以王朝列國鄭人出過倒宋送理下以齊晉韓穿出過倒  
魯狗命  
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不見謹禮褒德之意  
志其失非取叔姬只謹禮于微之意前云非禮之常所以書  
也後云資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分明二意或欲倒資以不  
安  
如伯姬歸 鄭分貼兩邊○只加婦鄭倒褒德也  
厥偷逆小國大夫接我則書叔姬歸  
論事與資皆不可以佐祭也  
以不廢事昭不廢資倒作  
○城中丘  
望國役民非時不知所重者也  
人君之心極重乃依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正与傍字對  
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完句只点

春秋三卷

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  
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  
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  
者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  
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  
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  
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  
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  
公屬國于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  
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  
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  
序鄭于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  
兵伐鄭其邑肆行暴害不善之積已  
著而不可解矣 弒于亂臣豈一朝一

圖取斷罪自伐至取完全一作稽字終始思馮念之稽圖取  
事之積 序鄭于首以鄭罪輕也不是責鄭亦具責宋蓋宋  
有恨于鄭故鄭听鄭之請也

取長葛 八許  
春秋兩犯用兵而親之尊之義明矣  
上以王法言云云以天理言云云下以人事言云云以天道  
言云云俱一事說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思馮下重王  
取長葛 言汝陽  
春秋重分地而取之非皆罪也  
上以王朝列國鄭人出過倒宋送理下以齊晉韓穿出過倒  
魯狗命  
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不見謹禮褒德之意  
志其失非取叔姬只謹禮于微之意前云非禮之常所以書  
也後云資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分明二意或欲倒資以不  
安  
如伯姬歸 鄭分貼兩邊○只加婦鄭倒褒德也  
厥偷逆小國大夫接我則書叔姬歸  
論事與資皆不可以佐祭也  
以不廢事昭不廢資倒作  
○城中丘  
望國役民非時不知所重者也  
人君之心極重乃依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正与傍字對  
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完句只点

取長葛 八許  
春秋兩犯用兵而親之尊之義明矣  
上以王法言云云以天理言云云下以人事言云云以天道  
言云云俱一事說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思馮下重王  
取長葛 言汝陽  
春秋重分地而取之非皆罪也  
上以王朝列國鄭人出過倒宋送理下以齊晉韓穿出過倒  
魯狗命  
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不見謹禮褒德之意  
志其失非取叔姬只謹禮于微之意前云非禮之常所以書  
也後云資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分明二意或欲倒資以不  
安  
如伯姬歸 鄭分貼兩邊○只加婦鄭倒褒德也  
厥偷逆小國大夫接我則書叔姬歸  
論事與資皆不可以佐祭也  
以不廢事昭不廢資倒作  
○城中丘  
望國役民非時不知所重者也  
人君之心極重乃依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正与傍字對  
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完句只点

取長葛 八許  
春秋兩犯用兵而親之尊之義明矣  
上以王法言云云以天理言云云下以人事言云云以天道  
言云云俱一事說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思馮下重王  
取長葛 言汝陽  
春秋重分地而取之非皆罪也  
上以王朝列國鄭人出過倒宋送理下以齊晉韓穿出過倒  
魯狗命  
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不見謹禮褒德之意  
志其失非取叔姬只謹禮于微之意前云非禮之常所以書  
也後云資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分明二意或欲倒資以不  
安  
如伯姬歸 鄭分貼兩邊○只加婦鄭倒褒德也  
厥偷逆小國大夫接我則書叔姬歸  
論事與資皆不可以佐祭也  
以不廢事昭不廢資倒作  
○城中丘  
望國役民非時不知所重者也  
人君之心極重乃依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正与傍字對  
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完句只点

取長葛 八許  
春秋兩犯用兵而親之尊之義明矣  
上以王法言云云以天理言云云下以人事言云云以天道  
言云云俱一事說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思馮下重王  
取長葛 言汝陽  
春秋重分地而取之非皆罪也  
上以王朝列國鄭人出過倒宋送理下以齊晉韓穿出過倒  
魯狗命  
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不見謹禮褒德之意  
志其失非取叔姬只謹禮于微之意前云非禮之常所以書  
也後云資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分明二意或欲倒資以不  
安  
如伯姬歸 鄭分貼兩邊○只加婦鄭倒褒德也  
厥偷逆小國大夫接我則書叔姬歸  
論事與資皆不可以佐祭也  
以不廢事昭不廢資倒作  
○城中丘  
望國役民非時不知所重者也  
人君之心極重乃依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正与傍字對  
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完句只点

取長葛 八許  
春秋兩犯用兵而親之尊之義明矣  
上以王法言云云以天理言云云下以人事言云云以天道  
言云云俱一事說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思馮下重王  
取長葛 言汝陽  
春秋重分地而取之非皆罪也  
上以王朝列國鄭人出過倒宋送理下以齊晉韓穿出過倒  
魯狗命  
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不見謹禮褒德之意  
志其失非取叔姬只謹禮于微之意前云非禮之常所以書  
也後云資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分明二意或欲倒資以不  
安  
如伯姬歸 鄭分貼兩邊○只加婦鄭倒褒德也  
厥偷逆小國大夫接我則書叔姬歸  
論事與資皆不可以佐祭也  
以不廢事昭不廢資倒作  
○城中丘  
望國役民非時不知所重者也  
人君之心極重乃依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正与傍字對  
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完句只点

取長葛 八許  
春秋兩犯用兵而親之尊之義明矣  
上以王法言云云以天理言云云下以人事言云云以天道  
言云云俱一事說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思馮下重王  
取長葛 言汝陽  
春秋重分地而取之非皆罪也  
上以王朝列國鄭人出過倒宋送理下以齊晉韓穿出過倒  
魯狗命  
叔姬歸  
經紀內女之歸不見謹禮褒德之意  
志其失非取叔姬只謹禮于微之意前云非禮之常所以書  
也後云資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分明二意或欲倒資以不  
安  
如伯姬歸 鄭分貼兩邊○只加婦鄭倒褒德也  
厥偷逆小國大夫接我則書叔姬歸  
論事與資皆不可以佐祭也  
以不廢事昭不廢資倒作  
○城中丘  
望國役民非時不知所重者也  
人君之心極重乃依天地立君養民之心養字正与傍字對  
民力足四句有次第此正人君所以重民力之意完句只点

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  
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音註 屬章欲反 應去声

乙桓王 七年 齊僖十五年晉哀二曲沃武公稱  
丑四年 七年 元年衛宣三蔡宣三十四年莊  
二十八 豐桓四十一 陳桓二十九 杞武  
三十五 宋殤四秦文五十 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姊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  
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  
分室亂源也今叔姬待年于宗國不與嫡  
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  
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  
書則是以位而褒德也小國無大夫至于  
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  
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

明一旬 近有三國伐宋節兵楚子伐鄭影息民張耒題影民力凡生

養遂久通 城不中丘 不時城向時城費不又城成周義

春秋重民力不以時義合否而皆書焉 不義此 日出城祝丘備春衣紀未見不義今易城費最確或

浚洙畏齊城庠牢逼郭城成郭私邑又畏齊城祀毋家作門 觀備俱可或易城却取源句倫郭城諸郭患營城郭宣於

昔晉城武城懼齊靈城中城因晉會侵郭城甚父及晉城啟 陽城毗城郭郭皆范氏而俱晉俱欠明也

城不中丘 城費 城成周 比上題去城向亦同蓋成周城于冬正所謂時且父也作文

先說上二股次倒成周然後後後○或以城成郭兼十五易 上二比主時又胥失對下便無味

城不中丘 城費 下易祝丘不吳 春秋重勞民于遠時又若訖焉

○城向 城刑 春秋重勞民雖合時又若訖焉 俱就人君之心上發揮要點雖字口氣凌激云况非時又若

亦未妥 城刑 楚丘 城成周 墮郈費近加綠陵去 郈費

主汪註卑就合義邊出題已欠安况墮郈費終與吳作不合 不成題

城不中丘 築鄆 觀春秋城築之書皆為民力志也

兩傳非時不同上非時在以下非時在大字表承之后然 皆不重玩傳凡書云云是發重民力之例

○城不中丘 焚成丘 兩紀敬事而仁民愛物之道寓矣

○城不中丘 蒐昌間 經記用民訓民者而教養之道備矣

主養民教民合上重心字下重本字不時不地俱備入 年聘

大國待弟過私徑因修札而示貶焉 傳一則曰年者齊僖公母弟又曰僖公私于同母故母弟之

義須要發明禮嫡子至嗣則立其同母弟曰同母弟以明嫡非 加親也其使之來聘亦是寵愛然重平日上施及其子言

施及于年之子至知且與嫡弟則施于年者可知矣不稱 公子而稱弟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故私之也

此只在寵愛上論非以年之不賢也即年果賢亦不可有偏 係之私

年聘 語盟 鹹奔 辰奔 上加里背侵下加黃奔同 經記諸侯待弟而私與均均也

而歸于鄆以全婦道賢可知 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音註 蘇轍字 子由有

集傳十二卷 鄆邑名音今

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于禮弱其君而不 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也古者邦交有常

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 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于是晉

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 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

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于禮而不 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

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 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

錄不葬 非內也

夏城中丘音註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 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

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 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

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 則知慎重于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

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 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音註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 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

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于 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

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 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

之始 此齊聘

之始 此齊聘

之始 此齊聘

絕倫係之私則人倫正篤友恭之必則天理存重聖訓上表  
禮書分引  
只語盟黑皆侵皆私兵好畧分

經以奉詞紀虐小之兵亦因其所飾而已

奉詞致討方叫做伐今邦無罪可聲則魯言詞可執不得言  
伐矣而稱伐邦者蓋邦雖無罪而魯之加兵則必有托為詞  
說以討之者矣春秋不办其托詞而其事直書曰伐若手以  
著其甚不义之罪然而前有盟後有伐邦者即能飾其為  
宋之私而不知偷盟之迹固已昭然不容掩矣矣待貶而後  
見其詞以不义不信開作固潔即或偷泥一边若亦膠泥只  
如傳必偷而潔罪自見亦不必着斷罪語宋先取邦因故  
邦入其罪則邦本無罪而况蔑之盟与魯又無隙矣不道以  
為宋之故而托詞討之耳以素好之邦而為宋虐之非又不  
亦甚乎不信就在非义中即盟蔑伐宋二事亦不可並提

盟蔑 邦鄭伐 公伐邦

即小国年可討之罪而飾詞者之非見矣  
如單○上二比隨去一比題意皆不全

春秋同詞紀兵而飾詞与奉詞者自異矣  
下比照主兵者有言可執二句倒本此如單  
遂伐楚執言會處伐陳討罪  
彼有罪則此有詞豈可分說即兩边混說然一意脫出二比  
亦不成題

出齊人伐衛討立類齊人伐鄭討滅楚同

公伐邦 莫倫如侵宋

實為人與虐小仇大皆非也  
兩边皆以旧好為案同是各名但一則為宋仇邦托詞而往  
故曰伐一則本与宋好始掠境以塞晉命耳故曰侵

凡伯聘  
旧主南季聘傅書天王來聘者七句甚泛如出还主入許傅  
有執

伐凡伯  
王臣被患而失節益見昧义者之罪矣

伐國非兵少所能令我以徒衆劫凡伯故亦書伐戎兵用徒  
故曰徒衆傳只解事實字賤戎語罪凡伯提超即就以歸易  
詞擗倒衛失職  
加狄入衛同狄入衛与戎伐凡伯不相干傳只言其平昔不  
能自強至怪乎其後夷以至于滅也旧破用故患字欠通  
伐凡伯 桃丘弗遇  
經手与國之怠義失信皆司已  
惟楚丘為衛地故衛  
負其約

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傳公私于同  
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母而襄  
公紂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于年來聘  
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皆帥  
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乱陳光奔楚而稱弟  
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繫而稱兄其亦不  
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于  
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  
天理存其春秋以訓  
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音註 此伐邾  
之始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  
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  
則元年盟于昧矣邾人何罪可声特託為  
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上兵者皆有

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  
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  
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音註昧音  
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音註 蔑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音註 凡伯周卿士凡本  
作汎音凡此周聘

始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音註 楚丘衛地此  
戎患之始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  
楚丘衛地以歸易辭也于楚丘者罪衛不  
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  
于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闕尹以告候  
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個人積薪火  
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  
虔至于王吏則以官正泄事今凡伯承王  
命以為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戎

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施丘錄於國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秋所滅則有由矣

春秋胡傳卷之三

新旨第三

春秋胡傳卷之三

隱公下

隱公下

宋辭過垂

丙桓王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

春秋忘外君之過而深惡其無禮焉

宣五年卒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桓四

宋以幣請衛侯許之便見得非不期而過矣收稱爵

十三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

強國委分地於內而授受之罪均焉

春宋公 衛侯 遇于垂音註 垂衛地特相

傳有至未易許也叙鄭以妨易許之始末周制至邑矣原鄭

衛將以為 參盟也

是見鄭等語斷鄭罪其言我入妨以下斷魯罪曰只主責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音註 宛鄭大夫也音

而以我入妨為責鄭書法甚彙強傳明說義不可而強入此

之邑 音崩

豈是貴鄭語且春秋中而意題一以有書法一以有書法其

唐魚我入妨

類甚多何獨疑是 魯非義即自鄭公君親上着勿涉假許

春秋不順望國之受地亦衡之義而已

惟妨非我有故義不可入上句起下句非二意也作文酒本

春秋三卷

鄭無君親番斷眾罪為妙書法提在我入初句以說明便了

即強國易地之始終而昧倫之罪見矣  
此題分明以傳首一段搭不宜兼用假許條宜如傳條數比  
底明只到歸初斷罪傳首即伯欲以太山之傍易許口句乃  
提冒蓋輸乎者歸初之始謀而假許者歸初之成策初之歸  
所以踐前言而要后利也去書法

強國欲踐易地之約其蔑倫之心著矣  
照歸初束股作輸米只作叙事言請地輸提一項事不可分  
或加入初繼歸初上則傳首多此比若比又無謂不成題  
歸初入初假許去入初同  
春秋重大倫故于易地者交訊為  
題至輸米便與假許傳通矣宜作比題二傳各有湯洽朝宿  
及以近相易許而鄭之無君親之心發于上傳嘗之無君  
親之心發于下傳而邊俱重特賜上發揮不用書法

望國取与乎分地皆經兩惡也  
自鄭之君親而命則初之入于我為不順自我之君親而命  
則許之易于我為大惡書法各有一層  
加歸初會垂而各以鄭起  
歸初入初以四國伐鄭  
春秋謹王制有訊以地相与者有訊以兵相用者  
上地甲兵合上同徒戡方氏形方氏下同馬旅費氏虎賁氏

辛酉石門生不名駭頑如死則名携率同 影光卒  
以太上生死不名起中畧分勿大開要重死則名邊禮之中  
據束

重信正分供愛周制古者不盟周官設司盟古者言盟周人  
以謚易名  
尾屋 兇頑如

春秋左傳

鄭伯欲以泰山之傍易許田前此來輸

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初者  
止地處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  
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  
乃時祭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  
有湯沐之邑諸侯于王畿之內方嶽之下  
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  
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焉天子之  
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  
故特賜之初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焉  
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初近于魯許難  
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  
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  
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  
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初皆彷彿非我有  
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音註

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  
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  
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  
君薨赴于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  
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  
經書其終雖五伯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  
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  
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  
之耳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  
記于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  
則名之別于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  
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  
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  
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

齊侯 衛侯 盟于危

春秋左傳

出晉命並蒞立小白踐土重耳與同是此尾屋傳

蔡丘 踐土 番陽 國佐 此曹殺大夫傳

雖桓文之盛猶別于太上雖齊晉上猶別于魯大夫

以上三題以面俱可但代卒比出終不妄耳

○庚午盟尾屋

春秋謹參盟志大公也

變周制宿傳即有此意但此是參盟之始大抵盟起于人心

之不相信若人益多則心益分而傾危益甚故着個謹字自

大道既至謹其始也傳意已承但未發變周制意故復引周

官云云以發之要之有志于天下為公及變周制語即前段

筆節從忠非二意也。聖人直欲盡去同盟不但惡參盟而已

須融會傳意渾發勿泥定尾屋死葬盟則煩二句是通命盟

弊以見參盟之當謹非以此為參盟之弊蓋始若參盟之始

非弊之始在尾屋以前已有周鄭交質事矣參盟之始亦只

就春秋中命之若春秋以前則未必無參盟也○極是惡盟

一意度傳重個私字以為盟之心言宿傳重個信字以盟之

必叛言石門是外盟之始故發非常意從無盟之前看出尾

屋是參盟之始故發謹始意從有盟之淺看出

意北伐宋武父同華向奔陳

觀盟與質之不足恃而知聖人謹參盟之意矣

上是約劑而即喻下宋元公與華向交質子殺質而攻華氏

○尾屋 晉命 肖魚

聖人志大道之公故屢致意于邦交焉

三比各從聖人意思不必以下二比承尾屋說傳中以信待

人而不疑句只頂美肖魚之會作一句讀當時亦有趙孟入

盟事非可說不盟只取他信鄭不疑尚有近于大道之公耳

○晉命 肖魚

春秋兩有所取有各于公世之志者也

以信待人句既屬肖魚則曰主諭信推誠字不可用也主以

信相諭以信待人為安總以公世意起分作善善美處源像

必謹參盟句意

○尾屋 晉命

春秋志古道故謹參盟善不盟焉

○尾屋 黃父

舊主以信待人以正待人比既明以信待人只屬肖魚便

與尾屋字于矣即肖魚比亦搭不得蓋此句是贊晉悼與春

秋以正待人之法對不來或出尾屋晉命城邢楚丘同此

○浮來

內君屈盟春秋訊其失禮為

我所欲曰及且明非大夫之罪正見公之自屈而非大夫之

敢抗也今兩層營小國人微者下句較重蓋君臣分秩雖及

大國之大夫盟其原均也玩下屈千乘之尊下与小國之大

夫盟可見善失禮處要將讓字分明

○浮來 長檮

以讓而先句比出悼公辭稽首亦在君臣之分上見得好處

或單就讓光擬也蔡丘者相無忌下拜叔弓如晉弓無敢為

屋音註 尾屋周地此參盟之始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

天下然後有諸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

有盟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

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

忠干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

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

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

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

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

未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

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

也蓋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

周制

音註 約于妙反質音置

矣 音註 蘇音由乾音干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音註

首之始吾君特

會外大夫始此

音註 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

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

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

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

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音註 哀浦侯反稱尺

音註 證反施始鼓反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音註

故不

書氏

音註 公不與小飲故不

書日卒而後賜謚

賓二比甚謬

兩訛失休之信好而譏忍之義明矣  
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易曰謙光以中國諸侯下  
與夷狄之大夫會書曰有然  
卒 輩逆女 竊侵陳 行父如 仲蔑如  
終于貴戚之卿而私與世者皆訛焉  
題主傳首段出而以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為總斷  
曰公子公孫則但計私親而不求賢德矣曰季孫仲孫則不  
但不求賢德而且世之官矣  
入極 三卿代晉職鞅同

春秋別內臣之稱其官有身世之異也

自當稱名已賜族而世為大夫自善善族但即此見得春秋  
之初猶為近古其先王之禮亡矣或以稱名為善古道之  
猶存非是 無駭只是未世官不可認作公認其未世官亦  
只就身生身上論未論及死後世傳命以字為展氏則  
子孫仍世官矣是非治亂字眼分貼專魯晉云云是絕字  
此等事即治也  
上比或易盟折桓十五主乘未賜族然傳明說身駭與挾不  
當搭別服  
入極 蔑如仲字會號 齊鞅聘士官 城成周韓邑  
春秋官人始近古而後遂以私也  
以古者置卿云云起即以駭未世貼近古善教語博下以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  
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  
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  
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巳賜族而使之世  
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  
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  
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  
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  
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于三家  
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  
此由也按禮天子褒內諸侯世其祿而不  
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  
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  
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音註 寰音 縣  
桓王 九年 齊僖十七 晉哀四 衛宣五 燕桓  
六年 侯封人元年 鄭莊三十 曹桓四  
十三 陳桓三十一 杞武三十七  
宋 傷六 秦寧一 楚武二十七

此分葬而以先王之禮總斷于后帶後意  
○蔑如京仲字齊惡會號 齊鞅聘士官 魏曼多 侵魏邑  
歷紀世大夫其世之者非也  
總發意不必回服葬只就字謚官邑上論世官之非不宜又  
于四字生肢節  
字比可易戰鞅季叔仲魚石奔 目夷字子魚 賜魚氏 ○官此  
可易士句士勳 ○邑比可易鞅趙廢及趙鞅  
謚比或易宋華元未詳 宋戴氏謚也 華特戴族  
仲蔑 叔豹 季宿 韓起 趙鞅 魏曼多  
內外官人以世而公選廢矣  
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分貼  
或單就晉出士鞅聘韓起 聘韓出官邑二項不成題  
○入極 晉命  
兩觀事之古者亦春秋之僅見也 一  
古者置卿不以世官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南季聘

春天王 桓 使南季來聘 音註 南季天子 大夫也

王禮加于不臣之國則非正矣  
要發失威福之柄意然不可以刑則不舉遣使聘為分貼亦  
要見舉齊則天下可知意 ○加比同意  
兩朝王 公如京 五如京  
即魯以繫諸國而慢王之罪可諫矣  
全是舉舉以談列國不泥舉上末見政令自大夫出意仍系  
到天王  
遂伐楚征伐自諸侯漢梁政事自大夫圖師陪臣執國命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  
問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  
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可以  
若是熱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  
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  
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  
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  
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  
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  
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  
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贈葬者四則  
問于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  
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  
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



黃池夷狄制諸夏

柄之漸移由王者之不操也

以王失政起如傳運下結於其原皆自天玉句

震電兩言

經紀天道之失度而所感可知也

陽失節應君不能制臣明氣縱應巨制君之象

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

春秋于此蓋有音註

不得已焉爾矣音註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音註

雨干付友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惑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响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音註

挾魯大夫未賜族者音叶

○城即如城中丘同

望國非時而與後無愛民之意矣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向見不勞民但非時妨農爲可惡

耳又當分財用一段只甚言民不可妄用之意非既罪其不

時又罪其不能分財云云也望國非時之意向家重全在

意字上發他句民不相關的情景大作二字亦不可放過

其罪之輕重見矣如云其罪果輕乎重乎當句見矣

望國非時制而與後無愛民之意矣

非制而可安與乎現傳中總結以多愛養斯民之意句可見

作文總結碎作不必大開墮即費不重只將來驗其非制耳

城即補入

只城即城費同此句城中丘城費同但中丘傳是時義即

傳是時制勿混

傳是時制勿混

倫役民之有道而遠時制者之罪甚矣

成周之城不遠時不遠時士於卒於且計文云詳見左

傳况非時制安與乎

城即後注

春秋紀城池之役均以勞民示戒焉

二傳俱有大作字俱有况字一轉

○會防

諸侯講好出于私春秋所以視之也

夏城郎音註

郎魯邑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郎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能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遠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巡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音註

音註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音註

防宋地明年魯取之

此書會之始故周官行人云云至公與不通命一經之例左傳稱宋公以下只必左氏所稱之非以明今日亦非王事相會聚故當從皆說之剛也或責其假命是入鄭傳語非宋傳矣不異文者蓋例國每命名凡書會皆假也故國不相征凡書伐皆假也若果以王命討宋則當有異文以實之必不說凡例而書會書伐矣只用公駁或之若直然新罪反多味征討之禁即四方之禁所謂九伐之法也作此傳題不可據入鄭傳忌馬事

或蔡齊人伐齊博王命討不庭句即就宋公不王云云折他豈可卷題

列國自相會以行私與近王事者亦異矣

講召陵不用律禮只重仗義責楚上冠其有開王事然終以無命為恨果如左氏所云則宋負不王之罪每異于楚而鄭有奉命之義交勝於桓矣然其實云云仍繳不如召陵意不然而以召陵之與王命而有尊王之心春秋猶序其績况奉命討罪而乃不異其文哉

諸侯兵好出子私春秋所以記之也

傳中全以防字御字已字形王却而办其私非如入鄭傳王臣不行云云也雖有三段意要在公防上故方秋不可以公伐並問起办敷大意如也

春秋而說諸侯講好以其皆出于私也

同單畧分私謀私期是盡會不異文下勿用私盟語經未嘗書盟節

○會防 伐宋 上易會中丘

於國兵好出子私春秋凡詞以記之也

會防 城楚丘

春秋傳之 子私會專封者均照焉

上非王事 故不異文以記之 下非王命 故字黃詞以記之

春秋兩以常詞紀公感見王事之為重也

非王事而會豈諸侯之所得為勤王事而會特臣子之所當為

會防 肖魚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子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日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

而不異其文以此 音註 召音

戊桓王 十年 齊僖十八 晉哀五 衛宣六 蔡桓 辰七年 二 鄭莊三十一 曹桓四十四 陳 殤七 秦寧三 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 鄭伯 于中丘

夏 鄆師師會齊人 鄭人 伐宋

鄆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 于營 音註 齊鄭後期 故公獨敗

宋師書敗宋未陳 也營宋地古頑反

辛未取郟 辛巳取防 音註 郟防宋二邑鄭人 取郟防歸于我不書鄭說不在鄭晉取濟西 汶陽邾田歸于我不書晉說不在晉也郟喜 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 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于取

諸侯師期出于私其非奉命可知矣

只說私期上見得也非奉命討不庭時說惟非王命故公聚 之後復慮其不備而為之期似添足收書會不異文

春秋於內臣專兵特示縱橫之戒焉

先期而往謂不待中丘之期而先公以往前傳等君在一國 字此傳等君在一先字傳中積其強惡通二復言叔勢已成

雖城濮之績不越足矣与本傳雖召陵語一反一正詞整而 意不整

或於召陵侵主桓文之功福矣向則又意整而詞不整

會中丘

是言孤君之時故曰不能制而聖人欲制之未亂也蒙惡較前更著故前曰必此曰制始犯固請今不復請此正是下形

春秋重兵而戒于內臣之專焉  
融本傳意混作作始始字今字口氣不當兩附

望國詐勝而取地春秋直書以見罪焉  
引起倒却防作如取却防單股會防傳字王命意與本傳字

加戰升陸郭郭亦以戰與敗提明倒下

經內兵之挫敵以詐勝也  
詐無事實又皆陣着便了曰敗是紀實非詐置書法文只發

命內惡二句一經通例不止言城國取邑事夫諸侯分邑云

云必取邑之為大惡宜在兩隱然尚有城國之惡在使取邑

而諱將何以施于城國者故不得小惡之例而直書也

或以取邑為小惡大諱此為內取之始故詳命之作文以非

其有而取之盜也喚起不諱書法如傳必新須更不諱中見

罪他意方妙須知小惡直書不是無照但不如婉詞之甚耳

取却防 郭 郭 郭 郭

春秋不諱內君之獲邑亦于其重者取之而已

就書法上說如單

觀經記戰敗之文而可以定罪矣

皆曰戰而俱有罪諱戰曰敗只敗之者有罪二句原三

大味且此類甚多隨易可感須知諱戰只可用本比皆

唯惟戰法有他他昭昭之

宋衛入鄭 即強國致人之兵而善戰者矣

玩左傳鄭師入鄭在鄭宋人之云 則此比便可說駐師

于郊多方以誤之矣後策定宋賜必來報復故示之諱以誘

之又料其不致久在鄭必趨利于小國故潛伏于郊以待之

而宋衛不覺墮其計中也

○伐戴取 三國以奇兵熟敵殘民甚矣

兼取之謂并四匡之車徒輜重而虜之也傳未稱伐取若正

與首獲之也相應故殘民之甚字全在獲字上論只說奇

勝未透殘民罪人已在內須知傳命莊奇勝亦曰用兵

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鄭襄公取郭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

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却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

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音註 陳音

皆陣曰戰詐戰曰敗 音註 陣

秋宋人 衛人 入鄭 莊

宋人 蔡人 衛人 伐戴鄭伯伐取之音

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圖五改正也以寡

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

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于郊

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聞起乘其弊一舉

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

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 音註 下莊

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音註 子魯

下邑 大夫

冬十月壬午齊人 鄭人 入鄭 音註 鄭小

左氏傳曰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

鄭人不曾齊鄭入鄭討遣王命也程氏謂

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

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

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遠王命

則不書人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

詞則齊鄭大國 於討鄭何難哉

已桓王 十有一年 齊僖十九 晉哀六 衛宣七

已八年 蔡桓三 鄭莊三十二 曹桓

四十五 陳桓三十三 杞武三十 音註 于寶曰

九宋 湯八 秦寧四 楚武二十九 音註 十盈則

春秋左傳句解

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正身以寡乘相反以奇正立命而事迹點綴在中不宜實藉以涉于命亦須得主客意出新城難父同或五國伐鄭同圍齊同正也近者荀吳伐鮮虞却殺不切

用奇以殘民可罪用奇以制夷可予

○齊鄭入郟 諸侯托遺命以虐小經惡其不順焉

矯假指指伐宋非指入郟然如伐宋之非王命則知入郟之非討遺命矣全要展伐宋宋不順之詞須發透

○齊鄭入郟 諸侯托遺命以虐小經惡其不順焉 倒本服作入字思逐事亦須出不然則私忿二字不明加中丘敗管取郟同再加四國伐鄭鄭伐圍長取長亦同

○滕薛朝 春秋紀朝禮交著其不臣之罪焉

此諸侯朝禮之始故傳首命申聘世朝之制而以魯事為驗此通命一經不重以提起且列國于天子至所以示訊亦通一經之來朝聘者而言然責滕薛意就在其中滕薛二君不特言以下不責魯是天子不旅見諸侯魯乃優然受之而不辭便是上擬天子此意重而其志亦荒矣為是年公薨也此句輕帶或泥亦宋遂以非天子句為滕薛以志荒屬既公同而兩邊皆用述成為主而帶旅見其甚諺胡氏自相朝聘本程

子原自朝魯言旅見之說本列氏原自魯受朝言玩小註自不相混繳二書法要分明 滕薛朝 谷鄭朝去同 如晉復 諸侯之邦交以勢為當于王制矣 上重不報下重屢往欺弱畏強俱責魯全要魯魯以見列國發感時事意缺述一段另一意又就來朝聘者說與上文不相礙只吊起一句便了 春秋重尊王之禮于私相朝聘者皆訊焉 王缺述一段作供責來朝聘者收一切書而不削 出谷鄭朝荀庚夫聘同或杞子朝韓越聘同 操薛朝 衛聘晉聘 如晉復 諸侯秦邦交之制而慢王之罪尤重焉 舊主二意分作不若如傳倒朝聘上更得 滕薛朝 會向葉十四 經重朝會之禮于旅見並使皆訊焉 下宿老並責上只待兼責滕薛上方筮要之此特題只發說 命不重斷罪 滕薛朝 白秋來 春秋兩訊朝禮之非為大分大防計也 天子旅見諸侯 夷狄于天子世一見 春秋志以紀兵好而望國不臣之罪見矣 以書會書及叫破即就魯志不臣作漢本前四西來方与

更始以奇從 盈數故曰有

春滕侯薛侯來朝音註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諸侯朝于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皆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謙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讒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優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 音註 好去声 姑 荒矣 丁念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音註 時來 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賄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桓與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郟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檢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于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于前而成敗吉凶之效

積字相合，會及原非特書，後不必復倒。

○時來 春秋紀好著謀小者之志焉。

只必其為鄭志而罪自見，不必復用斷罪語。會字是事實，非書法。

內君志于虐小，不臣甚矣。

須貼今人口氣重添積字，只說不臣未透為國以禮字亦不可忽。

凡伯聘 南季聘

此題或主南季傳，然前傳每再聘語，如出還主此傳，罪既公不朝為當。

伐宋 取郟防 下加入防同

現伐國取邑之事，而內君之不臣見矣。

內君而擅兵以虐人，不臣甚矣。

以此題屬盟宿傳，未有明服，宜主此為當。

望國兩地志，臣札矣。

防許一也，防防一也，不必太分假許，雖在桓公時，然既業已許之矣。

入防 入許

內君之不臣，于取地獲國，蓋見矣。

上以疆界命下，以封建命。

時來 入許 會垂 溫越

春秋兩原志以紀事而尤罪夫，惡惡者為，以書會書及比，上以鄭志起倒，兼志作下，以會志起倒，鄭志

標傳

走 王正月 順節費 國書伐

原主 統作一頭，國政歸一，道術歸一，二脚視上，國書之

伐并求有以，發欲用孔子不果，孔子退而刪述六經，本史記

玩說常終，終言致理者云，權引漢唐奏疏，語以發明大一

統之義，本不可求之終，股况隨節費，與政事皆出中書，何于

而國書伐比，鈔點百家，孔子尤為多，謂

去首比，仍以一統意思，同上。陶意下，服用獲麟，指作春秋

亦無當。

春王正月 順節費

原主至終，終而一統之義明，至道用而一統之義行，今下此

已必其誤。

荆敗燕 土戰 師 莒 批與 祁 政 國 書 伐 道

主土每 一王 四句 亦誤。

盟宿 盟黃 紀 求 亦 盟 祁 鄭 求 亦

經而 惡 內 君 之 要 盟 以 其 情 非 不 得 已 也

以下 二 心 形 出 上 二 比 沒 上 欲 盟 之 心 未 帶 不 可 疑 意 故 皆

書曰 及

加 伐 和 伐 宋 主 盟 不 足 責 作 既 非 出 于 不 得 已 則 是 皆 自 欲

盟 也 自 欲 盟 而 自 背 之 盟 尚 可 恃 矣 如 此 發 方 与 二 盟 二 伐

見于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音註 躋音 備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日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辯之弗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漸自聖心于魯君見弒制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寔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讐之忠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

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音註 音如 占反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百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懇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赦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歸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

題有別

克段 四國伐 衛鄭歸

強國賊恩之罪尤甚于爭利者為  
宋衛罪惡不輕特借以明莊志之缺悛耳寔危於公之心亦  
只是象刺的故意用術殺謀害他又以自蓋其惡名此如推  
之如慄刺之甚尤為可惡

○啟箕 遺慮

惟文有公私而情宜察矣  
齊臣特卻以首樂覺意如要發迹同情異首尾用益伯  
竹父盟意 舍是昭十

同 上 范文子 釋你父 覺獻子 覺意如

汲引易比

曰白入 與叔若管仲或成譚 管仲若得政此可如首止蔡

血太 國宋趙乘 蔡卻缺

秦人伐晉子棄者孟明傳云子棄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表

善也 伯諫 蔡林父 晉賞 蔡之 功并賞士伯 ○或戰 卿同

○改晉 伊伐 鄭叔父 之 謀 未 佳

○盈 蔡 却 受 免 叔 向

良 齊 人 子 駒 欲 攻 子 產 子 皮 止 之 是 年 子 皮 殺 子 產 政

取 鄆 趙 孟 請 叔 豹  
或 搭 會 鄆 趙 孟 言 趙 氏 不 可 每 汝 非 特 武 也 或 維 澤 祁 奚 特  
其 仇 解 彼 蔡 未 立 而 卒 便 不 妙 近 主 蔡 祁 牛 則 蔡 子 之 不 可

言及好或軼代衛哀五王生荐其離張柳荆于范氏亦未佳

○明 覺 易 比

○費 叔 仲 昭 伯 欲 善 季 氏 謂 請 時 以 費 存 多 与 而 從

○歸 歸 歸 魏 為 請 復

○列 仲 同 心 逞 忿 或 乘 盟 入 魏 舒 助 蔡 氏 俱 未 確

○盟 尾 汲 引 朋 党 有 与 明 股 然 全 出 仇 可 又 單 就 汲 引 一 邊 擬 出 一

○比 流 豎 何 極 友 如 陳 孫 公 子 私 垂 既 不 善 官 專

○傳 中 大 夫 書 卒 六 段 俱 就 並 師 卒 比 上 卷 例 今 捨 出 其 孫 公

○子 及 不 善 官 二 段 搭 題 殊 殊 傳 意 ○ 或 出 代 餘 丘 孟 行 父 如

○專 同 同 又 派 入 極 无 殊 名 而 不 氏 更 豈 未 傳 原 就 並 師 一 身 說 故

○三 句 相 連 若 搭 三 人 意 殊 不 貫 且 每 疑 但 非 貴 戚 亦 未 坐 命

○於 五 也 下 二 比 如 何 照 應

○實 收 藏 奔 春 王 黃 池

○經 有 變 例 微 詞 聖 人 之 不 得 已 也

○變 例 變 傳 自 明 下 因 魯 季 君 中 國 季 伯 孫 季 抑 吳 嗣 不 得 不

○微 也 一

之衰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  
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  
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  
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  
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  
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  
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  
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  
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正  
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  
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  
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  
建丑華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  
建子華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  
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世改用夏  
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為  
百法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  
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

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  
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  
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  
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理致者  
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  
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  
于一也若戶關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  
行事是人百為政糝于春秋大一統之  
義矣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  
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  
大國不得已而後盟者後七年為宋而  
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  
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  
安在乎此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  
世衰道隱民癸泯亂若宋殤之於馬也  
衛侯鄭之於叔武取也皆為利爭不勝  
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  
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

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  
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  
段雖凶逆焉做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  
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  
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  
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  
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  
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啗之不言  
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  
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  
無休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  
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  
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  
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  
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

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  
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  
祭伯為王卿上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  
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計  
不稱爵祭伯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  
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  
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曰或  
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  
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  
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于王而自為  
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  
已登于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  
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  
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  
之變以明卿卒不釋之禮而義不繫于  
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  
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季氏逐昭  
公殺務人而立宋若若漢高帝之公不

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于禍而忘其讐誘于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音註 賜撫 阮反務人即公 為昭公太子

經新旨第四

春秋述古以編年法之可久者也  
山俞帝王不專指魯改元建号皆春秋後事惟編年可以自後人見得如此非夫子故為此編以示法記久自記事者言明遠使後人可以考信  
元年 文即位  
兩視春秋所書而編年改元之道備矣  
上又遠可行之法下情義得中之禮俱是混古如此漢文考武舜禹可化入

春秋胡傳卷之四

魯桓公上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  
弒兄自立史記亦名允謚法

辟士服  
 遠曰桓

庚桓王元年 齊景公七年 衛宣八年 鄭莊二十三年 曹桓

四十六年 陳桓三十四年 杞武四十年 宋殤九年 魯宣十五年 武三十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歲再更使記註繁無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



編年 復扶又及更 為正 音註 勝並平声

春王正月公即位音註 春秋自隱至文六君 惟桓文書即位亦唯

公即位 春秋左傳卷之... 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 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桓公與聞乎政而書即位者其弑立之罪 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 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 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立久攝而不歸 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忠亦有 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 不再娶于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 以声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 為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 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 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揖讓異 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揖也故周公即位

而謂之揖讓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 舜禪受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 子于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 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揖之云乎其 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 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幻而貴隱長而卑子 以毋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夫禮而 為之詞非春秋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 以為夫人毋爰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 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 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 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 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 罪深加貶絕倫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 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 音註 與音豫適音 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嫡後同惡去声

即強國要好之志而貪利之罪見矣 莊自歸於後曰以得許為志隱沒而約未踐及桓慕立即度 狀不自安必急于公諸侯故乘機未求許田此公苟志在 許不在克惡也胡天以盟越為定位此題且勿滋克惡只 面許之心而罪自見會守是事定

二月公鄭伯于垂音註 垂即大 丘衛地

○假許  
春秋正義而深致志于望國之易地焉

隱其惡許其改二意提在改字上見。何以無君無親說明罪案而融會書法中二意大發之須委曲尚傳說出冬八卷：愛義之心方妙。義利二字極重。只為見利忘義遂至不顧君親故曰篡弒之漸。而聖人書法云云。按本塞源意也。無君一在廢朝觀之禮上。非專謂美先王之所錫。婦妨傳亦然。不曰桓惡而曰國惡者。義係于君不係于桓也。傳只說許人改過不諱。說望桓改過曰許人改。便合着重訓。意言隨你無君無親。惡大。惡你君肯肯。改時聖人原許你改。所以訓人之改過。自新也。時人淨用望字。未細。加會垂只作事實。○加歸妨只照明加壁。下陽。執虞利彭城。次郭義。親義利之相懸。而知聖人戒利之意矣。放利正義。二段原不可提。題以題比。不甚誤。姑存。只命道理不重事。述。出城下陽。利首吳伐鮮虞。義同。下或搭墮。師費或夾谷歸田。傳只有利字。字字義字俱詳。或出輸平利。與救義平。傳有據。奮句。實救無功于推之可行。說不。又或。就正義一。邊提題。而出伐。郭次。郭天下。陸師。費國家。尤謬。

○假許 伐郭次師  
春秋諸望國之放於利予伯主之效於義

只作此不可作傳許改過。削楚救以不用。假許 齊取濟西。經於易地。取地者。而致誤于義利。為。二傳皆有義利字。及孟子戒言利語。上字君令親下亂臣賊子。書法俱安。假許 納捷留人。聖人不絕人過。許其改而即與其改也。俱在諱詞書法上見。○假許 以邾益來。春秋隱顯內惡。重改過也。上許其改之能。改下彰其改之能。改。盟越。強國徇內志。以存信。而黨惡之罪見矣。稱及只作事實。然須就魯志中。發出郭罪。方有味。要着戰。即傳首盟于越。首字。因此一盟。後人謂其已列于會。而更不問其。就逆之罪。所以為。定位也。收。侯。賤。絕。中國。夷狄。人類。禽獸。字。亦。要。別。出。會。垂。假許。去。同。盟。越。春秋。外。之。志。初。若。強。國。黨。惡。之。罪。為。盟。許。來。入。許。題。格。以。二。志。叫。破。即。就。魯。志。倒。入。郭。黨。惡。作。文。假。許。盟。越。春秋。紀。事。有。諸。易。地。之。惡。者。有。若。党。逆。之。罪。若。此。作。魯。狗。郭。欲。而。與。之。地。郭。狗。曾。欲。而。與。之。盟。俱。重。君。親。音。秋。大。水。

春秋正義而深致志于望國之易地焉。隱其惡許其改二意提在改字上見。何以無君無親說明罪案而融會書法中二意大發之須委曲尚傳說出冬八卷：愛義之心方妙。義利二字極重。只為見利忘義遂至不顧君親故曰篡弒之漸。而聖人書法云云。按本塞源意也。無君一在廢朝觀之禮上。非專謂美先王之所錫。婦妨傳亦然。不曰桓惡而曰國惡者。義係于君不係于桓也。傳只說許人改過不諱。說望桓改過曰許人改。便合着重訓。意言隨你無君無親。惡大。惡你君肯肯。改時聖人原許你改。所以訓人之改過。自新也。時人淨用望字。未細。加會垂只作事實。○加歸妨只照明加壁。下陽。執虞利彭城。次郭義。親義利之相懸。而知聖人戒利之意矣。放利正義。二段原不可提。題以題比。不甚誤。姑存。只命道理不重事。述。出城下陽。利首吳伐鮮虞。義同。下或搭墮。師費或夾谷歸田。傳只有利字。字字義字俱詳。或出輸平利。與救義平。傳有據。奮句。實救無功于推之可行。說不。又或。就正義一。邊提題。而出伐。郭次。郭天下。陸師。費國家。尤謬。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妨也。鄭既歸妨矣。又加璧者。妨薄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妨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歎曰利者。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攘奪。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援本塞源。柱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觀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此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音註。厭惡。並去声。假。垂訓之義大矣。音註。厭惡。並去声。假。垂訓之義大矣。音註。厭惡。並去声。假。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音註

越近垂地。成也。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實。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用弗怒。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以暝春秋。所以作無侯于賤絕而惡自見矣。音註。為去声。見音現。

秋大水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

現內君之致矣而知天變不可諉矣  
桓行逆德句是寔再或問先以下又就桓推出凡變必有所  
致以戒人之為不善也亦要大矣

及孔父

經於外臣與特筆以旌其節焉  
督先攻父而後及君經以君及父者言以君故及之也桓今  
日之短命不渝以賢父而所以賢之意全在平日能為有  
重於君前巨名一段輕只办其非貶耳  
春秋崇節義以示勸而巨道婦道明矣  
兩傳皆有節義字  
及孔父 行父如齊  
春秋嘉效忠而貶濟惡俱不以素行論也

上以十一戰而不能改越下以相三君而無私積越

及孔父 蒐紅  
春秋而致亂臣之奸萌於人君知所防也  
必先尊其節而後云云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云云上  
故人生崇其節義之臣下故人主無昧厥類之戒

○滕子朝

小國首加孔子大惡春秋以王法黜之也  
春秋少誅亂臣至止矣一段是正意極重先隣國而朝以有  
二意曰朝其罪重于不能討者曰先其罪又重于后之朝者  
或曰非天子以下雖是通命一經進退諸侯之法然亦申明  
所以黜滕之意不可不察蓋中國異于夷狄惟有父子君臣

之者而曰洛水警予者何也曰堯之水非  
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  
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  
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  
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  
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  
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  
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  
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  
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音註 診音 矣

冬十月

辛桓王二年 齊僖二十一 晉哀八 衛宣九 蔡  
宋十年 桓五 鄭莊二十四 曹桓四十七  
陳桓三十五 杞武四十一 宋  
殤十 弒秦寧六 楚武三十一

春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  
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  
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弒  
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  
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  
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  
之卒天子所隱痛故  
書王以正之誤矣

及其大夫孔父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  
孔父為司馬無能改于其德非所謂格君  
心之非者然君弒死于其難處命不渝亦  
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  
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  
名之何也故仲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于  
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此君前臣名孔之  
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

之倫在苟亂賊初定之名為諸侯定則夷狄矣故其侯爵而正以夷狄之名此名實兩由定也全在書法上發若實

加勝朝則只照書法倒舉○再加勝子朝襄六照終春秋不汲稱侯○再加北朝穀鄧朝批戎蠻子照先隣國意及秋之書法○止現加楚子入陳黃池照四夷雖大皆曰子向吳楚可謂四夷乎矣通

滕子朝 小邾子朝 原主傳進退諸侯亂名實向然小邾寔奉王命非仲尼所進似未妥 或出盟度滕朝亦認孫公是常例非圣人特睦之以定名寔

○滕朝 踐土 春秋黜諸侯而扶王室無非為大倫計也 勝名為諸侯而寔則夷狄故按其寔以定其名周名為天子而定不及諸侯去其寔以全其名上明王法下維王道

滕朝 盟齊 開免惡親夷之端者其罪大矣 下主鄭伯首朝向俱在朝上命收以鄭列其下書法

○滕朝 楚子伐鄭宣四 春秋重討賊有以札之先施而黜之有以兵之先加而予之全重聖人汲汲討桓討鄭上淡

滕朝 刑聘 經紀內外修禮黜惡而進慕義焉 前侯人子中國而夷狄前号今人車狄而中國帝王立法天

地立心 下易樹聘同意俱就稱子說耳 滕朝 吳伐鄭 加勝薛朝黃池同

經黜侯伯之爵有以行同于夷者有以名同于夷者 終春秋之世滕不復稱侯吳不復與以本爵而傳皆有名寔字

比黃他大意同下傳云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或作傳題大謬 滕朝 吳入郟 春秋奉天討于黜小國遠人見之也

名寔賞罰四字要透 滕朝 歸三田 聖人修經黜爵不嫌于自專紀爵不嫌于自序

春秋天子之事仲尼以天自處此詩題只就書法上設論不重事實 滕朝 獲麟 經修而帝王之法行經成而帝王之瑞應

從學若斷上用蚩尤四凶防風管蔡下用鬲書鳳鳥麟趾騶虞或以為亂名寔者非矣或以為妖妄近誣者謬矣 滕朝 城廡不係郭 主取爵地似太世虞之下陽詩句亦对蚩尤詩不遇

今後成宋亂 諸侯貪利以党惡春秋特筆以罪之也 特書所為書法極重一經中會則惟此与澶淵盟則惟蒞皆

得而弒於是乎先改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于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

音註 湯舒羊 天下之大開有國之急務也 反難乃 乃且及劉敞字原父號公是先生清源人宋治平中為侍讀著春秋傳一十五卷權

衡十七卷 意林二卷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

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于亂賊之党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于世無以立于世則莫敢勸于為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怒也已不能討又先隣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日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于當年也故假魯史

殺管蔡行天子之法于當年也故假魯史

天下大變春秋所深致意也。猶為有隱乎。言說不及惡也。正以極言其惡也。然不必重不諱公與與爵是因澶淵同是特書故以命之。尤不必用為賂故三字。家祭要以始故而遂矣。叔特書所為于督弒之後。取部弒之前而不書。聖氏用雖字帶之。

會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故。春秋兩詳外會之實。以所聞者大也。君臣父子義利輕重要說得兩事一狀不必大開亦不必分主客書法。樞重特書所為上。餘書法在澶淵雖重而在會稷却輕。只齊未加傳。畧帶便了。

取部弒。齊取濟西。此行父如齊傳。按內外汚賂之迹。而成惡者之罪明矣。後有取部弒之事。則知立華以賂也。書成宋亂。即不必諱公之云。而罪已明矣。後書齊取濟西。則知請公以賂也。書行父如齊。即不言其故。而其事著矣。

取部弒納府。賂之重謹亂朝也。以韋太廟一申說下。重明示百官。上現公子牙云云。可本城哀伯諫意。傳也。直載其事。謹書其日。並收取部弒。說得非其有說。

加季子婦公子牙慶遂得臣如仲遂。隨隱意如只帶後。取部弒。意如至。但惡重賂與勸利者戒其禍也。俱有取部。人國家意上。重示百官。上子牙云云。下重勸諸侯。上外携云云。

取部弒。抗勝部。以左傳語比臧哀伯曰。武王廷九。義士仇或。非之子。魚曰。惟公得三亡。義士仇曰。蒞德。

親惡而無貶者。必其情之可哀者也。齊欲滅杞。三句。是正真然傳。雖云怒紀意。是在討桓若非處紀之勢。則桓斷乎不可親者。而春秋豈無貶乎。全要以言外意。祭之。

加勝朝糾。勝朝和年。葛朝倒。本服大意。同。單。要。發。討。桓。意。透。

滕朝。糾聘。春秋受黨惡之誅。故于上下皆不怨焉。頃會。有。疑。王。侯。舍。吐。独。怒。紀。意。天。理。人。倫。要。脈。

經。而。怨。小。國。之。親。內。惟。其。無。黨。逆。之。情。也。上。以。王。與。諸。侯。形。朝。桓。之。失。起。下。以。昭。公。鄭。伯。形。主。桓。之。人。

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于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于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音註。去聲。暴行。行。成而亂。臣賊子。懼。音註。去聲。雷。克之反。

二月公會。陳侯。鄭人。于稷以成宋亂。音註。稷。宋地。成平也。殺君之禍。接迹天下。蓋於是始。

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邦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灌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怒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

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惡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躬。般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恨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答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音註。音烏。怒。徒。對。反。爲。去。聲。

起俱倒傳末意作曰主原其情傷其失不肖傳

紀兩化朝禮而原情誅意之法昭矣

春秋怨親內而誅從外者命其志而已

上以勝俗節節年葛証下以宋鄭陳証

紀諸侯俱外傷其失內治之策也

莫大于理昭也字莫強于信義昭也字循天理曰以國政言  
信義昭也字莫強于信義昭也字循天理曰以國政言  
兵強始字對其後字為之服從終春秋之世作一詞讀全  
人蓋傷之非傷其後傷其始之失策也然非謹始意離合曰  
作人心之聚散分貼盛衰固非巨解云離如離坐離立之離  
二人也合如六合九合之合二人以上也亦似不必大抵  
說人盟便自有個離合通一經中彼離此合而離而合而  
合不知多少事迹中間各有個好只看他所以會盟若何  
如如三國會盟亦是合但不知本此云云便是夷盛夏衰之  
由而聖人取之便見得安夏待四夷之道必本于天理信義  
也由此字根道字來安中夏正所以待四夷  
會鄭 敗蔡 侵陳宋 侵衛成 去會鄭是脫也

觀悼外之無益而知守國有本矣

○陽穀 夾谷 鄭事可易大棘受命于楚師師侵宋蔡公棄元

○陽穀 夾谷 悼信義循天理本虛語不可擬題以頗切存之

○陽穀 夾谷 上此或用圖宋信廿七伐亦示信定王示義

○陽穀 夾谷 比本盟出同盟齊 踐土

○陽穀 夾谷 觀春秋于會盟之迹而知自治之道也

○陽穀 夾谷 須徐傳現春秋會盟四句意發不重事亦存四比皆是自離

○陽穀 夾谷 而合但所以合諸侯者道有得失故夷即因之盛衰或或以

○陽穀 夾谷 會鄭盟齊為離比各踐土為合以伯之有爭為擊重夫失傳

○陽穀 夾谷 加盟蜀肖魚同雖借齊桓晉文晉悼作目却不重

○陽穀 夾谷 同但上則自哀而盛由自治此則自盛而衰亦不必重

○陽穀 夾谷 桓晉悼之有無 尚魚 盟宋 會中

○陽穀 夾谷 大意同上但盛衰而開耳以進退予奪抑揚分貼說上離

○陽穀 夾谷 于夷合于夏下離于夏而合于夷于本題終說行去然于

○陽穀 夾谷 厥終奪楚新成子洪晉盟宋 會鄭 抑子圍揚趙武

○陽穀 夾谷 傳進退中奪抑揚皆就中國說謂中國能自治以禦夷則進

春秋四卷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音註

郟小國音告大廟魯周公廟宋以郟鼎賂公

始欲平宋孔終于受賂故備書之大有音泰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

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置干

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

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

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宜載其事

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

廢正能敗人之國音註強上聲為

家也亦或知戒矣音註于偽反

秋七月杞侯來朝 桓公三年十一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

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及行朝

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

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

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音註偽手

非為桓立而朝之也音註偽反

蔡侯 鄭伯 會于鄆音註此俱魯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鄆亦與焉

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

南征矣及周東遷階號稱王憑陵江漢此

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鄆

虞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

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

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悼信義以自守其國

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

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

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

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

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音註

與將並 去聲

春秋四卷

之子之不能自治而惧夷則退之奪之抑之豈謂予夷而奪夷抑夷而揚夷耶宜刑

城郭 雙丘 緣陵 批聘 射聘 札聘 同搭此主安中夏待四夷不知傳所謂待四夷之道即在安中夏上安中夏之道即上文循天理情信義于三聘三聘何切不成題

會鄧 會陽穀以信義寺句此出 春秋紀好傷俱外而予謀外者焉

會鄧 求申 經為世道王道慮而兩謹其所以乘者焉 下云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與衰撥亂之法矣对上攻夷夏盛衰之由而知安夏待夷之道矣其整天理信義以不至有求二段對

會鄧 北杏 經為世道王道慮而致意于惧夷戴伯之始焉 始懼楚其後滅鄧云云夷夏盛衰始戴齊其後宋襄云云王伯升降

會鄧 楚人伐鄧 經志內弱外強之事而經世之慮深矣 上始懼下浸強威鄧云云會中華云云

會鄧 威舒 春秋有感于內外而示治禦之道焉 以安內攘外作骨下用是時強舒及濟的盟吳越對其後

○會鄧 盟宋 經于俱外宗外者而皆傷其失焉 兩傳俱有傷字下交見之始用伐吳滅賴會申事

○會鄧 歸父會宋 皆俱夷婚夷之會知中國所由衰矣 皆有夷夏盛衰之由向上示謀固者當循天理情信義安中國以待四夷下示經世者宜畏簡書樹聲援援夷狄以存中國

○會鄧 盟蜀 中國之惧夷宗夷不知夷之不足畏也 不荆楚離犬何畏焉句下用任仁脩政事注云

○會鄧 清立 德夷之策有越于會盟之外若也 下同外楚也用任仁脩政事以保其國云云

○會鄧 黃池 經而志內弱外強之迹其責中國者深矣 經中國自強之政乃安夏以待夷正中國常等本在內治以禦外

○會鄧 朱麥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音註 此書至會之始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尔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者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于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也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壬桓王十三年 齊僖二十二 晉哀九 衛靈十 申一年 蔡桓六 鄭莊三十五 曹桓四

十八陳桓三十六 杞武四十二 宋莊馬元年 秦寧七 楚武三十二

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九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而事魯曾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于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

春秋紀會盟之知待夷制敵均有道也  
下主制敵莫如伏羲天下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為

○公御 二考  
諸侯有外而忘自強者有弥灾而忘自省者  
下用反身修德信任忠賢苟宣王命將南征宣王御身修祚

盟唐至  
春秋危內君之交夷傷中國也  
至者僥倖其歸之詞全是借此以傷中國不然至人豈真以

討賊盜戎狄  
加命垂公稷倒車作  
○圍新城至夏出冬以壞至正公重丘至光祚

三紀內君逐國而義各有在焉  
久而書至在君子不君父之心上說  
出至伐邾桓十六納安至伐邾魯六父至伐邾成十七納上

危同○首服可易至伐衛納朔  
侵蔡至六月出八月歸踐土至夏五月出春正月歸  
只就久無味曰說雖據夷尊王而必至又似添足鄒說刪是

也  
會黑壤至 盟平丘至 侵齊至 公吳伐齊至  
春秋危內君之逐國于賓禮軍禮見之也  
曰出侵蔡伐楚至會平丘至上從桓遠代下邾莒有訴以雖

以伐楚為急欠通  
盟唐至 辰陵

春秋言討罪而致傷中國之意焉  
俱有夷然之有君云云句宜認用上節齊下魯晉

盟唐生 吳救陳  
春秋危交夷而累恤夏者重傷中國之心也  
春正月  
以拒王王起重責天王失政而以隣國魯臣翻斷

○胥命  
聖人思古道特取夫不盟者焉  
高氏牧伯之說無拋美惡亦未可知但東門之說上存危屋

之疑未釋乃能不盟而相命這便是以信相諭較盟為近正  
矣非謂此後又無守信也信字對私字說不對叛字說全在  
古者與人情中間較量出胥命好處以信易食一正鮮善

胥命意不可遺傳中有能字獨為字特起字相照應須發透  
○加茂宿特比倒作

○胥命 季子歸  
春秋貴信而旌賢猶行古之道也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古者親之尊之並行不悖

○胥命 召陵  
經取不盟不戰者視世之意也  
兩邊投聖人意惟有志古者之不盟王者之不戰故見其近

似者而喜也荀子云春秋善胥命揚子云春秋式召陵  
搭樂書故大意同全安元天世多疑貳貪功賞上形出兩邊  
好處

○胥命 召陵

臣父不父 音註 朝如字見  
則子不子 音註 音現下同

公會齊侯 于麻音註 贏音盈  
齊地

夏齊侯衛侯 胥命于蒲音註 蒲衛地書惟  
天子稱命此

私相命也諸侯不請  
命而私相命于是始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  
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

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  
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于

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  
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

矣故荀卿言  
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  
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  
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

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  
食于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

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  
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音註 慮反

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  
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近

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  
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于魯以小大言則親

之者也而使屢繻來魯侯于齊以  
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



不盟而信論者固可善不動而志論者亦可美  
以孟子對荀子

○齊命 聘介  
春秋重信于以言論以言者均予之地  
荀卿 穀梁  
日食既

經紀天變之甚憂王道之微也  
出淚三伐邪荆敗蔡主荆楚偕号二句  
帶逆女

望國輕大昏之禮經書以示訖焉  
禮之正通賁賁言即在禮中所以使無過不及者  
加展綸逆分紀錄作以大小遠近別之象大于祀齊近于象  
皆當親迎

逆女去同送姜 會謹 姜至  
望國失婚禮之正經詳書以示訖焉  
以不親迎叙起將公之行不重姜氏姜氏之見不能謹始分  
二股不言以至是事寔書法只收詳書

逆女 送姜 只送姜同  
內君輕大婚之禮而因致人于非禮焉  
送女而越境齊禮之過魯不親迎致之也一申下  
逆女 會謹 只會謹大意同

望國輕國平而重外君失禮甚矣

望國輕國平而重外君失禮甚矣

之禮失其音註 迎去声下並  
節矣故書音註 同絲音頌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音註 謹魯地已去齊  
於國故不言夫人

於國故不言夫人

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  
禮廢于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  
以公子翬往送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  
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  
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  
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敵笱之刺兆矣  
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乱不  
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重大事故詳

音註

刺七 賜反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桓公三年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  
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  
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  
而書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是仲尼  
于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宜大有年則  
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  
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  
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借乎桓宣享國  
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  
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  
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少罪是聖  
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

有年

天理不差一段正見其為異非二意也此一事也云云一段  
宗有味可玩

有年 六月兩 大有年  
經于望國歲豐存其可異者焉  
六月兩不重信公只証他公有年皆不書耳照傳倒重二有  
年上

有年 宋人鬻膏  
聖筆如化工有發天道之微者有發人心之隱者  
兩傳皆有畫筆化工語

聖筆如化工有發天道之微者有發人心之隱者

辨本行

春秋左傳卷一

○狩即 經謹望國之遠狩全王德也

諸侯回狩不遠郊象郊在大野蒐狩常事不書此以不地故書也謹微字指不地对上或祀大事言或指君心非是民物是民之物如禾稼類既常所必在稼穡場圃中馳逐使百姓皆之其損王德多矣可以不地為微而不謹乎蓋事有微德便不命微須看王德全字全如何容澤一絲缺漏

治兵戎夫事太有祀 戎祀國之大事正起下狩所以藉大事句故曰用民以訓云云豈可搭股 或出圖宋晉文蒐被虜立武宮同○傳威順指狩一事言分不開不得且搭不得別股同疑滅譚威河陽順又崇大閱不成此蒲不順大課

狩即 大閱 此傳題勿誤認合

向訛望國請武以其非地非時也 狩閱是一事而經或書狩或書閱想當時不兼行矣宜以武狩意起起分作傷農傷民之農事害物害民之物稼俱重民

○狩即 禁其于郎

經訊講武與之遠見各人為民之心矣 兩傳俱有遠字上有疾音感願等語下有欲与憎亡等語形 俗民怨甚切頃痛發上原圖具閣下原臺時臺 〇狩即 無水

春秋兩謹于微而王德全王事倫矣

德以心言事以政言而微字不同上指非地為微对戎祀大事說下指無水為微对經邦大訓看此等題全在圣人意上

〇狩即 執神哉

經于齊武討罪者而皆記其非地焉 上每謹于微而王德全天下每謹于初而禍乱熄矣初字对 嚴誠之漸言

王臣承命以冠惡春秋深致貶焉

說天王失天賦正見宰之不能詔王也乃為乱首句緊頂此 典太宰之所定來乱典也以定典之人而自乱之故曰乱 首頃期一段因糾兼稱爵故說出其任重以見春秋稱名為 深責之意非以稱爵另作一書法与稱名对

王臣承命亂無所辭其責者也

此題曰主責相責君相承分作固非近主側重糾而以與與 兼叔形之亦謬蓋傳引兼叔一段原只办明糾君之賊不當 聘非如家父云云也作此題須承手便叫起書名如卑重從 而後入二事办之略云或有以兼叔之書字而不名疑桓之 沒可愈則生亦可聘者而不知責君之義猶夫責相也然則 聘桓可勿取系或以以重書官而糾重爵疑春秋之失于崇 妾稍寬於免惡者而不知已封之任異于未封也然則皆糾 不益深乎

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 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經 者多列于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 然後以為記異此得于言意之表者也

註見音

齊桓王十四年 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 晉宣十一魯桓七鄭莊三十 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三十七杞武四 十三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音註

何以書說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 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 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 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 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 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

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遠其 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 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于微 之意也每謹于微 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 書爵大夫書爵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 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 名賤也于糾何賤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代 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故弑其 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口不計 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 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 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 邦國則有政典以誥邦國則有刑典治教

糾聘 榮叔錫

春秋懲惡之戾始終致責于君相焉

傳以聘為弒君之賊而名其宰於問而結之曰其義倫矣謂始既既案終又訊王所以發明亂賊之不可崇者義不至也入重君相一心意宜如傳側問起畧分提作不可大開

春秋兩采相臣之責皆以正大倫也

俱重書名上未云若其或爵或不爵特啗未封糾已封耳豈

嬖君君臣之倫有所輕重而差等其罪或已封未封亦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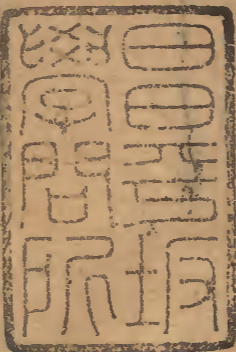
官稱爵上判之須用滑法

糾聘 旌祭仲

春秋兩責相臣之深性任重也

但有任重責深句但以相為主而以已封及王命重之上君

臣下嫡庶



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既而書各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倫矣夫啗則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緝之所繫也然啗獨書官糾無稱爵何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朝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改兼稱爵

音註 舍上声 分去声

春秋胡傳卷之四終

